

4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801.74~~

Ch L ^R 9297 / ^T 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八

知人

寬恕

恩宿

戒懼

知人

傳曰人不易知書曰知人則哲是知非精鑒深識度
越群萃者安能善其人倫哉昔晉室衰圯中原俶擾
群雄開釁盜竊位號乃有觀貌察言視表知裏揣摩

其器能探頤於度量淑慝斯辨用舍惟允斯亦臻賞
識之與得旌別之古者焉

前趙劉元海族子曜聰惠有奇度年捌歲從元海獵
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
色自若元海異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
劉聰族弟曜字永明嘗輕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
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日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
足道哉

後趙石季龍滅遼西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
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榮陽鄭季頴

川荀綽北地傅暢劉群崔悅盧諶等十餘人而已
前燕慕容廆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旣而
生孫雋廆曰此兒骨相不啻吾家得之矣

慕容皝卽王位時陽鷲字士秋少清素好學器識宏
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守時疆國之術事多納用
慕容廆甚奇之皝遷爲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幃
皝臨終謂雋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付託大事汝善
待之慕容雋之將圖中原也鷲制勝之功並于慕容
恪又皝第五子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
垂過膝皝甚寵之嘗曰而謂諸弟曰此兒闕達好奇

終能破人之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
于世子雋故雋不能平之

前秦符洪其孫堅年七歲洪每日此兒姿貌俊偉質
性過人非嘗人相也

符堅以符重之鎮雒陽以吕光爲長史及重謀反堅
聞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
之

後秦姚弋仲初爲石祗右丞相祗與冉閔相攻弋仲
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
洎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嘗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
襄之不擒閔也挾之一百

姚興時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
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佛嵩發數日
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
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
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
果爲勃勃所執絕吭而死

後蜀李流素重兄子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
必此人矣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
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

所知人
卷之三十六
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
後燕慕容盛垂之庶孫盛之僭位征高句驪契丹慕
容熙從征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
之風但弘畧不如耳

寬恕

仲尼有言曰爲君者寬裕以容其民又曰寬以得衆
恕以利物斯居上之道也若乃跨遠山河盜竊名器
征伐自出禮樂自用亦能恢其大體成其衆務至有
覆敗師旅抵觸忌諱或引已而自責或開心而容受
至於奔亡越境則歸其妻孥過惡雖彰而復其位遇
故人必爲用下無猜心夫所以能致於成功亦克永
世者良爲此也

前涼張駿爲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等東會韓璞
等攻討劉曜所陷秦州諸郡曜將劉喬來距璞軍糧
竭遣武興太守辛巖督運於金城劉喬率騎三千襲
巖于沃子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
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西域長史李柏
請擊叛將趙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
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
以減死論群心咸悅

後趙石勒初僭稱趙王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勿彈自邪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可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六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以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鄉輩老書生也

前秦苻堅僭稱天王慕容垂初爲慕容雋所封吳王與世子全奔於堅堅相王猛伐維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立引見東堂慙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設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待如初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

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如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

後秦姚弋仲初爲石祗右丞相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氏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

姚興嗣僞位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旣至坐匿臣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王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之興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後蜀李雄僭稱成都王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符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無事故歸之者相尋

後燕慕容盛僭稱燕王遣輔國將軍李早討遼西及還聞盛殺其將魏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

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早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

北涼沮渠蒙遜僭稱涼王西郡太守梁中庸西奔季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怪之乃盡歸其妻孥又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後復奔還待之如初

恩宥

金行中地墟醜亂華鴟義荐張臬巢競啓恣用庶戮威雷無辜亦有僭據之初慶賚之際懼上帝之弗祐慮下民之有辭弛秋荼之刑縱凝脂之網布維新之令示更始之仁小惠未孚衆弗懷也

前涼張茂涼州牧寔之弟晉太興三年寔爲闕沙等所害州人推茂爲涼州牧乃誅闕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

駿茂之弟晉大寧三年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拜駿爲涼州牧西平公駿赦其境內其後劉曜遣將劉喬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

重華駿之子晉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大尉護
羗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

祚重華之庶兄晉永和十年廢重華之子耀靈僭稱
帝號赦殊死已下

玄靚重華之子晉永和十二年自號大都督大將軍
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

前趙劉元海晉永興元年僭卽漢王位赦其境內永
喜二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是年遷都平陽汾水
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
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已瑞大赦境內

聰元海之子晉永嘉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嘉
平中以太廟新成改元建元大赦境內及劉曜陷長
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虜于曜帝出降至平陽
聰使子粲告于大廟改年麟嘉大赦境內後聰殺僞
大弟又立粲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

粲聰之子太興元年嗣僞位大赦境內

曜元海之族子晉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
唯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是年繕宗廟社稷南北郊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後終南山推長安人劉終於推所
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

構五梁罅酉小襄困囂喪鳴呼嗚呼赤牛奮矧其盡
乎時郡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後受
之於大廟又大赦境內及塋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
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又嘗因疾瘵
曲赦長安殊死已下咸和三年躬親二郊飭繕神祠
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
半

後趙石勒晉太興二年卽僞趙王位赦殊死已下稱
元年至十一年荏平獲黑兔獻之於勒於是大悅赦
境內改元太和三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建平大赦境

內其後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
連理茸露降苑鄉勒以休瑞竝臻遐方慕義赦三歲
刑已下均百姓去年租調特赦涼州殊死勒南郊有
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勒又耕籍田
還宮赦五歲刑

弘勒之子晉咸和七年嗣僞位改元延熙赦其境內
殊死已下

季龍勒之弟晉咸康元年廢石弘稱居攝趙天王改
元建武赦其境內是年遷僞鄴宮湖雨周洽季龍大
悅赦殊死已下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雒陽鍾簾九

龍翁仲銅駝飛廉干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三年僭
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六年大旱
李龍下書口前以豐國澠池二治初建炎刑徒配之
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嘗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
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一人一
皆原遣其日澍雨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
赦境內建元曰太寧

大赦殊死已下

鑑亦李龍之子晉永和六年篡遵卽僞位大赦殊死
已下

再閱晉永和六年殺石鑿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
改國號大魏

後蜀李特晉大安元年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
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赦其境內

雄特之子旣尅成都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晉元興
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是年僭卽帝位赦其境
內其後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
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又執梓潼
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

卷之三十六 恩宥

內

期雄弟四子晉咸和九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壽特弟驥之子晉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

勢壽之子晉咸康八年嗣偽位赦其境內太保李奕

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者眾至數萬勢登城

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眾乃潰散勢既誅

奕大赦境內改元嘉寧

前燕慕容皝晉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內

雋皝之子晉永和五年嗣偽燕王赦其境內八年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其後太子曄死立次子晔為皇

太子赦其境內

曄雋之子晉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是歲

太師慕容根謀為亂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

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

後燕慕容垂晉大元十一年僭即帝位赦其境內

寶垂之子大元二十一年嗣偽位大赦境內

盛寶之子晉隆安二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是

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其後立子遼西公為太

子赦殊死已下

熙垂之子嗣偽位赦殊死已下其後立貴嬪苻氏為

冊符元龜 僭偽部

皇后赦殊死已下
雲寶之養子晉義熙二年僭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已下

南燕慕容德晉隆安四年僭立為燕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稱元年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義熙元年立兄子超為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

超德之兄子晉義熙元年僭即偽位大赦境內其後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

行宮羽儀皆震裂超密問於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超懼而大赦

北燕馮跋晉大元二十年僭稱天王于昌黎赦其境內

前秦苻健晉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

生健第三子晉永和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生之從弟晉升平元年僭即大秦天王赦其境內三年南游霸陵大赦五年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其境

內百寮進位一級太和五年平鄴都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

丕堅之子晉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境內

登堅之族孫晉大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

後秦姚萇晉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

王大悅赦境內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

姚興萇之子晉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於槐里大

赦境內其後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境內因立

其子泓為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為父後者爵一

級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境內

姚泓興之子晉義熙十二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殊死

已下

西秦乞伏乾歸晉太元十三年自立為大都督大將

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十七年平隴西巴西之

地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

內

熾盤乾歸之子晉義熙六年襲位大赦元熙元年立

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赦境內其臣佐等多所封授

後涼呂光晉太元十三年入姑臧自稱涼州牧酒泉
公大赦境內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赦其境內二十
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

纂光之子晉隆安四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

隆光弟寶之子晉元興元年僭卽天王位大赦

西涼李暠晉隆平四年晉昌太守唐瑤推暠爲大都
督大將軍涼公赦其境內

歆暠之子宋永初元年嗣公僞位大赦境內

南涼禿髮烏孤晉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
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

利鹿孤烏孤之弟晉隆安三年卽僞位赦其境內
死已下旣逾年改元赦其境內

僞檀利鹿孤之弟晉元興元年僭卽涼王位赦其境

內

北涼沮渠蒙遜晉隆安五年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
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義熙八年僭卽河西
王位大赦境內及蒙遜母車氏疾篤大赦殊死已下
其後以歲旱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
野條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後繁賦重上
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

夏赫連勃勃晉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特姚興鎮北將軍王買德來奔謂勃勃曰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乃赦其境內其後雍州百姓逐刺史朱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內及自長安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

戒懼

夫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君子防微而深慮者也若乃典午中圯諸國蚩蚩各擅一子自

署若長亦能見異知戒臨事而懼或博訪于政治或詢求于讜直兢兢惕息有為國之風雖修德之不足亦力行之可見矣

前趙劉淵建號令其子聰寇雒陽聰等至宜陽特連勝不設備弘農大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

劉聰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焰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嘗有哭聲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

劉曜既塋其父大雨霖震墓門屋大風飄發其寢堂
于壇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
其鎮軍劉襲大嘗梁胥繕復之松栢衆木殖已成林
至是悉枯時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
可勝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
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
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
獻歎其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
之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遙巡不言而退曜拜而
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

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曆運統之極也東震位王者
之始次也金爲兌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
遙巡揖讓退舍之遊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
而行懼不出疆也東井秦木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
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
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飭繕
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稅
租之半

後趙石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
事勒時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

五人電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澇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大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嘗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綴文殿作

石季龍嗣僞位以冀州百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振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時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年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是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禁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

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責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於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眩眩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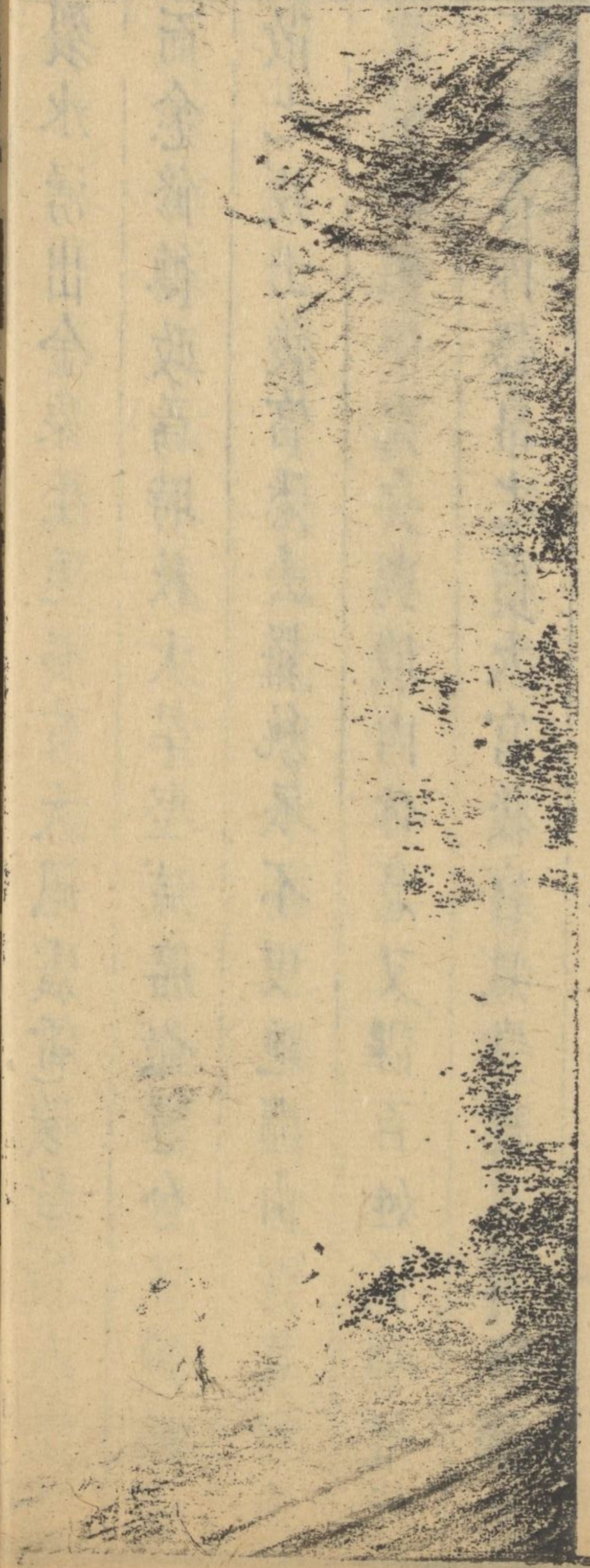
前秦苻健時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縣素服避正殿符堅時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時秋大旱堅咸膳徹懸金玉綺綉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又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宮減嘗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

後秦姚萇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絲姚興嗣位以日月薄蝕降號稱王大赦改元

後蜀李壽既僭卽帝位時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

自悔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宗參閱

西極文翔鳳趾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借偽部 二百二十七

謀略 倚任

謀略

夫巨猾乘時偷安天位雖日下裁物終底於咄危而
臨事狀機多擅於權譎合奇正於樽俎料虛實於帷
幄昭如神契夔出人表惜乎志踰其量任過於力福

不盈堦禍重於地借使識寶命之有數知神器之難移而能戮力勤王奮庸熙載忠略兼茂功名並劭則可謂知終以有義可久以立德與夫僭竊苟得禍移宗族者異矣噫叔皮之論王命士衡之賦豪士者蓋謂此也

前涼張茂爲涼州牧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迹威行涼域

前趙劉曜僭卽帝位旣破隴右賊陳安時劉曜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海虓率

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

動地自古軍族之盛未有斯熾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

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

也長威西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

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

彼五軍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

何求卿等試觀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

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

餘具僭偽事大門

後趙石勒初爲劉聰冀州牧旣攻取鄴三臺以從子

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幽州王浚署置百官
奢縱淫雷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
衆曰宜如羊祜陸抗書相聞時長史張賓有疾勒就
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
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
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
之滅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形脫生猜疑圖之
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
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
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齋除

實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
綱弛御海內饑亂滄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
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
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
復誰勒所以捐軀命典義兵誅暴亂者正爲明公軀
除耳伏願陛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
天地父母公當察勒微心慈矜如子也亦遣棗嵩書
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
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
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

貴聖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
欽風戎夷歌德豈爲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袂神關者
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
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
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北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
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何恠乎且自古胡人而
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
惡帝王而讓名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
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
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
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誠
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
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塵尾勒
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
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
必信之誠者也於是輕騎襲幽州浚將佐咸講出擊
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
設饗以待之於是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先
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

發浚乃或坐或起勒并其廳事命甲士執浚驛送襄國市斬之

前燕慕容廆初爲鮮卑部督晉惠帝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墮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懷帝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前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元帝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繫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廆簡銳士配世子皝推鋒於前次子翰領精騎爲奇兵從

旁出直衝其營大敗之宇文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

慕容皝既爲燕王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囂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遇燒焚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慕容雋僭卽帝位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爲於是內外戒嚴

前秦苻堅僭卽天王位密謀兼并欲觀審慕容暉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辨僭結匈奴左賢王曹轍令轍遣使詣鄴辨因從之燕大尉侍中皇甫真兄典仕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閼西辨既至鄴歷遣公卿言於真曰辨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慕容暉請窮詰之暉并不許辨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墜曰以六州之地

豈無智識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

後秦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固懷奮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亦燕得二虎之義也萇遣諸將攻新平克之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乃執苻堅遂僭卽帝位還安定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恐切太子苻登與苻師奴

離貳慕容求攻之廣遣使請救萇將赴之尚書令姚昱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必濟矣遂帥師于涇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贖收其士馬及苻登進過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昱至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克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將雷惡地率衆降

萇拜爲鎮東將軍魏弼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弼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嘗人也南引弼飛東結董成其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弼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恠而問之萇曰今何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

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弼飛等以萇兵少蓋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弼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弼飛衆大潰斬弼飛及首級萬餘時鎮東荀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繇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荀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

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鄆萇如陰密
 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奸奸變將為國害聞吾還
 北必來見汝汝使執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
 讓而誅之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
 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畧未為遠近所
 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關關之原萇從
 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
 不尅矣比至欲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
 還而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
 安

後涼呂光初仕苻登為鷹揚將軍會苻變反於秦州
 堅將楊世成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鑿欲速戰光
 曰興初破世成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
 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
 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昌若得榆眉據
 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
 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
 敗興軍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領秦河二州牧明年長
 安秘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
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
羣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

乞伏乾歸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爲呂光所伐咸勸其
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
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畧取之豈
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無經遠之算不足殫也且
其精卒盡在呂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石
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慮也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
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
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沮力不周
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
潰東奔城紀延信之引師輕進爲乾歸所敗遂斬之
北燕馮跋初爲慕容熙所怒密欲誅跋兄弟跋兄弟
謀曰熙今昏虐暴忌凶弟旣還首無路不可坐受
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
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
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

雲爲主

南涼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雷氏假息據姑藏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繇已千里伐之糧運懸絕且與我鄰仔細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吕光衰老嗣紹冲闇一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并吞之志

南燕慕容德初爲慕容暉所封范陽王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慨慷識者言其有遠畧暉竟不能用後暉驍敗徙于長安及苻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還次滎陽德言於暉曰昔勾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

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弊以復社稷時不納

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儁
遠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
美從數千戶而還儁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
擊之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儁檀謂
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
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萬千餘戶
儁懼請和許之而歸其後蒙遜攻浩亶而蛇盤于
帳前蒙遜笑曰前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死
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立
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廻軍不敢前
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士
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
壞城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諸將言於勃勃曰陛
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
所憑系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
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
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
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

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收前則擊其後收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嘗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其後宋高祖爲晉將將兵伐後秦姚泓勃勃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畧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尅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旣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發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不

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遂僭卽帝位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

前蜀王建初爲西川節度使大起蜀軍敗岐梓之兵於利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懼而乞和請與岐人絕建許之其後山南之節寇東川彥暉求援於建建出

兵赴之大敗興元之衆泊軍旋建乘虛掩襲梓州虜
彥暉置於成都遂兼有兩川自此軍鋒益熾山南諸
州皆為建所有復攻秦隴等州李茂貞削弱不能守
或勸建因取鳳翔建曰此言失策吾所得已多不俟
復增岐下茂貞雖嘗才然名望宿著與朱公力爭不
足僅守有餘韓生所謂入為扞敵出為席籍是也適
宜援而固之為吾盾齒耳

後蜀孟知祥初為西川節度使後唐天成中安重誨
專權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力據大藩慮久而難制
潛欲圖之是時客省使李嚴以嘗使於蜀洞知其計

病因獻謀於重誨請以已為西川監軍庶效方略以
制知祥朝廷可之及嚴至蜀知祥延揖甚至徐謂嚴
曰都監前因奉使請兵伐蜀遂使東西兩朝俱至破
滅三川之人其怨已深今既復來人情大駭固奉為
不暇也即遣人緝下階斬於階前其後朝廷每除劔
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時董璋
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唐朝以夏魯
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人赴鎮復授
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為
婚家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

則勢不可支吾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軍李行罕趙廷隱等率軍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劔門二年二月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三年知祥又破董璋乃自領東西兩川節度使

倚任

書曰任賢勿二傳曰知臣莫若君則知魚水之契小大之用何莫繇斯觀夫僭竊之主委任所至絕疑慮之心杜讒邪之口用其方畧倚以事權或致效於當時或建功於不世開地千里專制一方豈徒保全未至覆滅者亦可謂得信任之效也

前涼張軌為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克犯瑗陰澹為股肱謀主

張天錫襲涼州牧燉煌索泮世為冠族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賓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椽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較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

前趙劉元海初卽漢王位皆從祖劉宣之謀也故以宣為丞相特荷尊重勲威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王彌叛亂進逼雒陽既敗走謂其當劉靈曰晉兵尚
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
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
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
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
速望將軍之來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
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
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
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
劉聰僭卽帝位使劉曜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
十餘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
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
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具丘王翼光守之公其
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聘輔政永嘉之亂劉殷
沒於聰聰竒其才而擢用之累至侍中太保錄尚書
事

後趙石勒初爲劉元海輔漢將軍引張賓爲謀主機
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及勒爲
趙王累加賓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專總朝政佞
寇白寮嘗呼曰右侯謂賓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

何疑哉

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
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及殺邃立子
宣爲太子以石韜爲大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
奏事又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
也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曜殿中侍御史
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
然
前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旣立四郡以統流人於是
畢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

爲謀主北平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度勃海封抽
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勃海封奕平原宋談安
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以裴嶷
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廆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重
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

慕容皝僭卽王位以陽裕爲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
馬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

慕容雋僭卽帝位旣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
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

幼景茂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景茂

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

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
正統也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
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汝行周
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
之

慕容暉既嗣偽位以慕容恪為大宰錄尚書事行周
公事慕容評為大傅副贊朝政暉既庸弱國事皆委
之於恪其後暉境內多水旱恪評立稽首歸政請遜
位還弟肅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

前秦苻德僭即帝位弟雄字元才為佐命元勳德嘗

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德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
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又以中書令王墮著匪躬
之稱德嘗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
和乎甚敬重之

苻堅僭即苻秦天王位以王猛為中書侍郎累遷尚
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較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
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
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
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
敢言堅既平慕容暉命猛留鎮冀州堅遣猛鎮於六

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闕東守宰授
訖言臺除王猛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
厲事之際顛覆厥德朕竒卿於暫見擬卿爲卧龍卿
以異朕於一言廻考盤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
之會雖傳岩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
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尋
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
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上疏讓不
從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救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
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
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
之力也猛死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
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堅季弟融封安樂王
固辭堅以爲侍中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
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
後秦姚襄初爲并州刺史以王亮爲長史俄而亮卒
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
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稱制行事以南安姚晃尹緯

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友爲師及僭卽帝位以緯爲左僕射晁爲右僕射伯友爲尚書萇疾篤召太尉姚旻及緯晁伯友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無受之姚興初爲姚萇僞太子萇死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以左僕射尹緯爲長史緯與興臧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緯死興甚悼之

後蜀李班旣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懷等後燕慕容垂僭卽帝位以僞太子寶錄尚書政事臣細皆委之垂摠大綱而已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

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以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素弗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南涼禿髮利鹿孤嗣僞王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其弟車騎將軍倕檀及利鹿孤寢疾令日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以慕容鍾爲司徒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錄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

勲德平青州王莒城渤海太守封孚出降德曰朕平
青州不以爲慶嘉於得卿也嘗外摠機事內參密謀
北京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張穆博通經史
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後僭稱河
西王平酒泉得宋繇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
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
收健委託之

僞燕劉守光僭竊於幽州有雲州人張萬進初爲本
州小較亡命投幽州守光厚遇之任爲裨將守光兼
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王留務繼威年幼未能政
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目奇較釋

借偽部

崇儒

務農

好文

禮士

崇儒

夫設庠序之教振洙泗之風有國者所以化民成俗
也自晉室板蕩群雄競起跨州連縣僭竊大號而威
崇尚儒術建設學校則文治之盛在焉貞之十亦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蔡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借偽部

崇儒

務農

好交

禮士

崇儒

夫設庠序之教振洙泗之風有國者所以化民成俗也自晉室板蕩群雄競起跨州連縣借竊大號而或崇尚儒術建設學技明飲射之禮旌鴻碩之才亦區

區之至也

前趙劉曜既僭卽皇帝位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于遠爲大司徒又嘗臨大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後趙石勒初爲征東大將軍幽州牧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史畧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及爲趙王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曰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又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旣僭帝位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大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昏雲無道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按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尚燕慕容廆初爲大單于昌黎公以平原劉讚儒學

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號率國胄束修受業焉
鹿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慕容皝既為燕王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
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
優劣號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著
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又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
通秀異者擢克近侍

慕容雋僭即皇帝位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育子

前趙符堅既僭皇帝位立學校廣修學宮召郡國學
生通一經以上克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學

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

於是人思勸厲號稱多士又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
優劣品而第之間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

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

勅遠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
乎寔對曰自劉石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

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
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政弘儒教之風化盛

隆周世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

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其後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

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
借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較漸興
又令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
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
識者署博士以授經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
太子及公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

後秦姚萇既僭卽皇帝位乃立太學禮先賢之後其
後破符登乃下書令留臺諸錄各置學官勿有所廢
考試優劣隨才擢叙姚興既僭帝位時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

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
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
州胡辨符堅之末東徙雒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
中復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閹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
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嘗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
焉其後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
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

後蜀李雄既僭卽帝位是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
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吏館聽覽之暇手不

釋卷

北燕馮跋既僭稱天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
寧國濟俗寔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壞樂壞問闡絕諷
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于今豈所
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
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翁
年十五已上教之

南涼秃髮利鹿孤既僭稱西河王謂其群下曰二三
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
之王不行師以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極溺救焚東征
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唯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

有離野所以斬將尅城上不加廣今驅士拔木必
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
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
頌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太學祭酒爲
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南燕慕容德既僭帝位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
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

務農

夫僭竊之國疆宇尤隘武功是用兵食是資則有勸
課區種引利溝瀆設官以勉之嚴罰以督之蓋亦承

天勢取地利勞來農事以豐年穀使國有儲峙民無
流散爲自固者之計矣故能抗拒征伐苟延歲月良
在茲乎至於舉王者之事竊耕耘之名斯爲僭禮何
足尚也

前涼張駿爲涼州牧以晉明帝太寧元年親耕籍田
西涼李暠稱涼州牧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辟露以
年穀頗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僂儒
林祭酒劉彥明爲文刻石頌德

後趙石勒爲趙王元年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其
後以右嘗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參表典
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最修
者賜爵五大夫及僭卽帝位親耕籍田

石季龍初稱大趙天王如長樂衛有田疇不闢桑棠
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及僭卽帝位親耕籍田于其
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

前燕慕容皝僭稱燕王躬巡郡縣勸課農桑以牧牛
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
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祿
諫之皝乃令曰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
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

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
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
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
餘力樂取官牛懇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
有益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
不息勲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
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昌祿

前秦苻堅僭稱大秦天王謀農桑又親耕籍田其妻
苟氏親蚕于近郊其後又迫使巡察四方勸課農桑
又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又以閩中水旱不時議依
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二萬人
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
春而成百姓賴其利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
徭薄賦情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
條制又下書曰今海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
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
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植桑
一百根柘二十根

北涼沮渠蒙遜稱涼州牧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
運未能弘闢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
蒸涉西裔戎車屢動于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
戶不粒食可戶百徭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好文

昔十六國之君皆以晉室衰微拓據境上然而居禮
義之鄉觀衣冠之俗積習生嘗遂革其性或著述詞
賦或善工草隸延詞學之士游集於文義聚經史之
言討論於典訓故先聖之言曰有教無類誠不誣哉

前涼張駿十歲能屬文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
西涼李暲少而好學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爲涼公
於南門外臨水起靖恭堂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暲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後遷居酒
泉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爲之序旣而
禿髮僭擅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
著述志賦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栢漆張駿之世取於
秦隴而植之終而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
生焉暲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僭陋退方立功非
所也亦命王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又感兵難

繁興時俗誼競乃著大酒客賦以表恬豁之懷前妻
同郭辛約女卒高親爲之誄自題詩賦又數十篇
前趙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
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
漢諸子無不綜覽

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
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
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而善屬文

前秦苻堅八歲請師就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

飲食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及僭卽位親臨大學考
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
符丕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後秦姚興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初爲僞太子與其
中舍人梁喜洗馬范最等講論不以兵難廢業時人
化之又與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
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及僭卽位其給事黃門
侍郎古成誥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
雅正參管機密時涼州刺史王尚有罪禁南臺別駕
宗敞等上表理之興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

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
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
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常明矣興曰若爾
桓爲措手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
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
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
陳徐晉之涉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
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瑯出于崑嶺
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
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采如何不可以區宇
格物興悅赦敞之罪以爲尚書

後蜀李雄僭僞位聽覽之暇手不釋卷

李班初爲僞太子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
蔓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
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
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

李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

後涼呂光旣破龜茲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
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
後燕慕容寶初爲僞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

論善屬文

蜀王衍自童年即能屬文甚有才思尤能為豔歌或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

禮士

聘名士禮賢才蓋有國之大方王者之盛德觀夫僭號假名之主亦乃備玄纁之禮馳蒲版之書搜隱遯旌巖穴或任高於義士或詢謀於全才善話是遵構諛靡間故能專制土宇少延歲月天未悔禍何斯言之不誣

前涼張祚僭即帝位遣使者張興備禮徵宋纖為太子友纖時年八十篤學不倦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秦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

前趙劉元海初為左賢王時後部人陳元達少孤貧嘗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招之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又徵為黃門郎劉曜嘗即帝位徙都長安時天水楊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曜徵拜太嘗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

後趙石勒初爲劉元海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
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嘗山害二郡守將隋
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
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日膺張敬
爲股肱蔓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楊桃豹建
明吳豫等爲將率後以張賓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
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
重之每朝嘗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
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勒謂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嘗營
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羣臣
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功佐時良幹

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
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
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
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翕但受人
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
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
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
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

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
駟馬券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

石季龍旣嗣僞位時天水楊軻隱遁劉曜徵不就居
長安中季龍僞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
乃發旣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邑第
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太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
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
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

冉閔旣僭帝位僞禮徵狄道辛謐爲太嘗謐不食因

卒

前燕慕容廆初爲遼東公時晉昌黎太守裴嶷與

子開投廆廆甚悅以爲長史後謂群僚曰裴長史名

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有高瞻者憺

晉東夷校尉崔毖伐廆于棘城毖奔敗瞻隨衆降于

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數臨候之

慕容雋僭卽僞位平范陽得太守李彥歷位尚書雋

敬其儒雅後與韓嘗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願

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慕容暉僭卽帝位以安車徵上谷公孫鳳鳳初隱于

昌黎之九城山至鄴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

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又徵平郭公孫承至鄴，承見晞，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晞送之平郭。

前秦苻堅初鎮關中，將有大志，聞華山王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僭卽帝位，遣使徵泰山張忠。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太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

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堅又問平郭山公孫永，年餘九十，將備禮徵之。歎其年老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後平襄陽堅素聞，召鑿齒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旣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耳。及堅爲慕容所圖，乃遣鴻臚郝雉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旣至，召於外殿，與道安動靜咨問之。

後秦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
關西出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
流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以北未嘗不傾已招求異
拔不遠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効一官行時
一善歷級而進之不使有侯門之嘆卿等宜明揚側
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
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
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禮賢求
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
平群臣咸悅

後蜀李雄自稱益州牧既尅成都以山西范長生巖
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及
雄稱僭成都王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
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長生勸雄稱尊號雄
於是僭卽帝位加長生爲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復其
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

南燕慕容德僭卽帝位先是封孚幼而聰敏和裕有
士君子之稱慕容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
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
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

北涼沮渠蒙遜即西河王位平酒泉得宋繇繇初生
李歆歷位通顯蒙遜入繇室得書數千卷益米數十
斛而已乃嘆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
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將死也以子牧健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政治

求諫

聽納

政治

三代之道不可尚已一國之風有足觀者蓋為政之
本在人則舉矣自五馬南渡六胡亂華國異政家殊

俗法禁賦歛猶議其重輕武事文經各立乎制度故能摠攬賢俊修定律令俾夫一方之氓知所歸嚮四境之內咸致樂康孟子曰國無小夫子曰雖蠻貊之邦行之矣信哉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張駿爲涼州牧下令境中曰昔絲屨而禹興萬謀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耆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肉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駿有計畧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

張重華自稱假涼王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孤窮

西涼李暠自稱秦涼二州牧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群僚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又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暠旣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

泉高許之

前趙劉聰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
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
祿綬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鎮衛軍前
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
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
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凡左右
輔王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郡尉省吏部置左右選
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
及州牧位皆上公

劉曜襲僞位省鄧水囿以與貧戶禁無官者不聽乘
馬祿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
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

後趙石勒初爲趙王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
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賈
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後依
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胡人出內重其禁法
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署前將軍李寒領
司兵勲教國子擊刺騎射之法又下書禁國人不聽
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又清定五品以

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群寮及州郡縣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十石職準丞相司直又以百姓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釀者又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及僭稱天王行皇帝事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評平決其有軍國要務

預啓自今僕射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勅

既僭卽皇帝位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古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刑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又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石季龍僭稱居攝趙天王始割散騎嘗侍已上得乘

輶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旌八旒朔望朝會
 即乘輶軒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農業不修
 者貶其守宰而還禁郡國不得私學呈讖敢有犯者
 誅後稱大趙天王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
 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奭為庶人時豪戚侵恣賄託
 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侍御史李臣為御史中丞特
 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

前燕慕容廆初為大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
 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
 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州郡青

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廆嘗從容言曰
 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
 也不可以不敬稼穡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優
 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
 其旨

慕容皝嗣廆位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正之立
 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以久旱丐百姓田租
 前秦苻健僭即帝位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
 章薄賦卑官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闕右
 稱來蘇焉

郡縣政
荷堅僭號大秦天王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百神課
農桑立學較其殊方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
所在以聞又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
恤孤獨不能自存者及戎狄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
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修疾惡觀
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
以聞堅以王猛卒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
讖之學

後秦姚萇僭卽帝位自長安還安定修德政而行惠
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
皆顯異之及破苻登後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
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
卒戰沒皆有褒贈下書有復私仇者誅之將吏亡沒
者各隨所親以立後賑給長育之又下書除妖謗之
言及赦前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
姚興襲僞位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下書禁
百姓造錦繡及淫祀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
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又班命郡國百姓因
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始平太守周班槐理
令李清皆以贖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興下書聽祖

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命百寮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遷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與嘗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與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暮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之罪罪之

姚泓旣襲僞位下書士卒死於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

後蜀李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承制封拜時益州刺史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

李雄僭稱成都王除晉約法七章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繇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

後燕慕容盛僭卽帝位有犯罪者十日一決自無搦
捶之罰而獄情多實後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引
見百寮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有司
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
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
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
加澄察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孤老久疾不
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
顯之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之要令極言無

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觀焉又下書曰聖人制禮
送終有度重其衾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
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煖之
期衣以綿綉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
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
敢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令皆令奉之

南燕慕容德僭卽位於廣固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
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

北凉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命征南姚弋尚書左丞
房咎撰朝堂制行之旬月百寮振肅及尅酒泉百姓

安堵軍無私焉

閩王審知起自隴畝以至富貴每以節儉自處選任良吏省刑惜費輕徭薄歛與民休息三十年間一境晏然

求諫

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况僭其位號據有邦域虔鞏於強大恐懼乎闕漏者也而有下令求言樹鼓招諫懸封爵箱篚之科級俟工瞽士農之損益信而克行豈不盛哉

前涼張寔既襲父位為涼州牧下令國中曰秦紹前

蹤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

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箱篚謗言於

市者報以羊米

後趙石勒偽稱趙王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

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及僭即帝

位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

石季龍僭襲趙天王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

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

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

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

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
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
繇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
獎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
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變而群公卿士各懷道迷
邪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
言無隱

前燕慕容皝初爲大單于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
路及僭卽王位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
二分入私記室秦軍封裕諫之皝賜裕錢五萬明宣
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

後秦姚泓僭卽帝位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

後蜀李壽僭卽帝位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
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南涼禿髮利鹿孤僭稱西涼王謂其群下曰吾無經
濟之才秦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
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事
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
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

北涼沮渠蒙遜自稱涼州牧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
納與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彥致時雍之美况孤寡
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群寮
其各搜揚賢俊廣進芻蕘以救孤不逮

聽納

典午之中也藩籬非固姦宄並作亂華于絕竊號
假各據千里之疆僭稱我理感一顧之士各爲其下
日尋戈戟專用狙詐戰謀國體自任其胃臆庭諍庶
議尚資於豪傑若乃動有過舉事非乘便激切以規

正周旋以引喻而能遷思迴慮虛受兼容雖不足徵
亦各從其類者也

前涼張寔爲涼州牧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
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佐大理凝丞
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典軍布令
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
開納群言政刑大小與共知若嘗內斷聖心則群
寮畏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
也宴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張駿寔之弟爲涼州牧時劉驥東討石生長安空虛

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雖東征
劉喬猶守本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劉若輕騎憑氏
羗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冠
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
是嚴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
吾政教缺然而莫我救者盡辭規諫深副孤之所望
以羊酒禮之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
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陪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
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陪文
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可罰今群欲因人之乏

饑要三倍之

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駿議欲

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
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旣
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恐
凡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
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是擢爲燉煌太守又辛
晏阻兵於抱罕駿譙群寮于開豫堂命竇濤等進計
辛晏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
取勝必順天時人事然後起也幸晏父子安忍凶狂
其亡可待柰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

以湏亡殷之期曹公緩表氏使自斃何獨殷下以旋
兵爲恥乎駿納之

張重華駿之子爲涼州牧假涼王石季龍將麻秋父
據抱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畧地晉興廣
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藏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
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
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
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
作鏡授以籌畧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

前趙劉元海借卽漢王位都離石

言歲大饑遷于黎

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大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

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

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

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

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顯守偏方王威未

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

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闔中之衆席卷維陽如

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尅殄疆疇者也

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據進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

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

劉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霸
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切諫曜覽之大
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
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
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况朕
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勅悉停壽
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
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
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便於時
不利社稷者其請闕極言勿有所諱尋而終南山摧

獲玉有隱文群臣以爲瑞中書監劉均獨以爲亡國
之象辯而言之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
罔詳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
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後蜀李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
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
主當羅網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
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
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醜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
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

重加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季壽遣其散騎嘗侍王嘏中嘗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餼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塲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憑城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險遠圖之未易解也明交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議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而

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也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莊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記室封裕以收入太重上書諫皝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墮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罰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

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
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
官私王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
勳臣既多官寮不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
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遠定大負餘者還農學生
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闕言於人主至難也
或云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
劉明雖其罪應禁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
本官仍若諫司封生審審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
無言不讎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
拘貴賤勿有所諱

慕容雋欲經畧關西乃令州郡較閱見丁精覆隱漏
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
明年大集將進臨雜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
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分之
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雋覽而悅之付
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
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

前秦苻生時將苻產旣爲姚襄所殺襄遣使從生假
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

隴西必爲深慮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
苻堅時以樊世辱王猛旣殺之諸氏紛紜競陳猛短
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洪
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高祖之
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時烏丸
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
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
畏威故也今虜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鄰縣
爲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維叩馬

而諫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維吾
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旣遣苻丕寇襄陽堅將親率
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鸞統河
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益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
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修懸珠簾于
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品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
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
周卑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
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
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農

所州元龜聽納 卷之三百二十九
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
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
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
大悅命去珠簾以元器爲諫議大夫
後秦姚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嘗權翼
言於萇曰陛下弘遠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群雄包羅
俊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
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
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

姚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祥及歛曼兒
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
欲留步運輕如鬼營衆咸惶懼群臣固諫以爲不可
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
越次而進曰帝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
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
也宜遣單使以徵祥等興默然右僕射常華等諫曰
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鬼營亦必可至惟陛下圖
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
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
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祥守貳城興還長安興留心

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

後涼呂光宴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
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
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
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
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
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
簡之政

西涼李歆既嗣涼州牧將謀東征左長史張體順切

諫止之及沮渠蒙遜伐歆歆將出距之體順固諫乃
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

北涼段業僭稱涼王以沮渠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
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請救於禿髮烏
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等軍盛欲從三
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
衝之彼必懼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
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覷之志紹纂兵在
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
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案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

歸

沮渠蒙遜為西涼李歆敗於解友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業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夏赫連勃勃議討乞伏熾盤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執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盤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眾力困人喪難匪夫猶恥為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其善微卿朕安聞此言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宗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僭偽部

褒賞

慶賜

飲讌

交好

和好

懷附

褒賞

金行中否諸戎內侮擁眾據勢竊地稱尊然以假借義聲驅駕時傑繇是軍旅之事變左衽之舊俗爵賞

之柄僭先王之甲令論勲績之大小定名數之繁簡形於言獎著于命令雖開國建號方正統而有殊然而班政勸能亦餘烈而可尚也

前涼張寔旣爲西平公賊曹佐隗瑾進言請偃聰塞智開納群言刑政小大與衆共之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

張重華自稱假涼王遣中堅將軍謝艾配步騎五千擊後趙石季龍將麻秋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擊大敗之重華論功

以謝艾爲大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十疋

前趙劉曜僭卽帝位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之曜大悅封豫安昌子苞平興子竝領諫議大夫

後趙石勒初爲東單于旣平幽州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時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勒將孔萇等攻馬嚴馮睹久而不尅勒問計於右長史張賓張

賓對曰馮暭等本非相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掌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辭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計是也召萇等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及馬嚴溺死馮暭降勒曰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賞數千勒甚嘉之封回七陽予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勒旣稱趙王群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

蜀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

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厲貪俗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及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三人其餘文武有差勒嘗夜微行簡察營衛齋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薛關內侯

石季龍僭稱大趙天王既平遼西入宮論功封賞各有差

前燕慕容皝既受晉命爲燕王封諸功臣百餘人後魏伐宇文歸盡俘其衆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于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之皝賜錢五萬平州別駕皇甫真以破趙將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

前秦苻堅僭卽帝位遣尚書令太子大傅王猛伐慕容

宮散歸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軍還以功封清江郡侯賜以美女五人上女妓十六中妓三十八人馬八匹車十乘猛疏固辭不受及平張天錫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

後秦姚興僭卽帝位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以司隸較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魏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

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興嘗從朝門遊于文武苑及昏而遽將日半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較尉王蒲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以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蒲聰進位二等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頌德大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姚萇是時尚書令廣平公姚弼謀害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謀引士樹黨東宮彌惡之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後涼呂隆既僭卽位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較尉錄事書事封安定公

身赫連勃勃僭位謂軍師將軍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勃勃乃以買德爲撫軍長史南斷青泥勃勃既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美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慶賜

昔典午中圯琅琊饗國衣冠之儀僅存於舊物甲兵
之勢罔能於四臨故五胡得以迭興中州繇其分據
當其僭位之初尅敵之際乃頒命令以悅人心則有
赦境內之殊死獨積年之逋調加文武之爵賚內外
之帛或歡浹於酺宴或惠洽於牛酒比夫肆虐劉以
逞威任狂暴而無節者亦可尚矣

前涼張祚既僭稱帝號稱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
帛加文武爵各一級

前趙劉曜既葬其父墓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
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後趙石勒既稱趙王元年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
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
人三石大酺七日太和中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
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建平中秦州
送白獸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
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退方募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
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
絹十疋綿十斤是年勒親耕籍田賜其公卿已下金
帛有差

石弘既立改年延義文武百寮進位一等

石季龍初爲居攝趙天王使牙門將張彌徙維陽鍾
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
百姓爵一級明年僭稱大趙天王卽位於南郊大赦
殊死已下百官封署各有差其後伐慕容皝還朝其
爵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
至之禮賜俘徧於丞郎及僭皇帝位十南郊百官增
位一等
冉閔旣僭卽皇帝位于南郊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
差

前燕慕容皝旣僭爲燕王伐宇文歸盡俘其衆行飲
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

慕容雋旣僭卽皇帝位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
號之日悉增位三級泝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增二等士卒復其子
孫殿中舊人隨才擢叙其後讌群臣於蒲池因問高
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

前秦苻堅僭卽皇帝位其後自臨晉還長安賜爲父
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均所過田租之半
又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
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

大酺三日

後秦姚萇時因天大雪下書將帥死王事加秩二等
士卒戰沒皆有褒贈及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
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

姚興時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賜孤老鰥
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其後伐乞伏乾歸
敗之進如抱罕班賜王公以下徧于卒伍既立其子
泓為皇太子賜子為父後者爵一級

姚泓既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內外百寮增位一
等

後蜀李雄既僭即帝位復其部曲不預軍租稅一
入其家

後涼呂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封拜有差

慕容盛時引中書令崋忠等宴于東堂賜金帛有差

慕容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封伯子男

卿亭侯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拜授各有差

乞伏乾歸自稱河南王封拜各有差

乞伏熾盤時立第二子慕容末為太子大赦境內其臣

佐等多所封授

北燕馮跋僭稱天王位赦其境內文武進位各有差
南燕慕容超既嗣僞位大赦境內封拜各有差
北涼沮渠蒙遜平姑臧焦郎尅而宥之饗文武將士
于謙光殿賜金馬有差

飲讌

在昔典午道喪僭爲競起或竊據於中土或稱制於
一方然而臣既擇君民有定主展上下之禮陳宴飲
之儀或咨訪謀猷或策試文義或令時紀節用以申
恩或鞠旅成功因之頒慶雖云最陋之拜亦協慈惠
之舉其或務彼佚遊廢茲政事宜其敗也亦奚取焉

前涼張駿初爲涼州牧西平公劉曜又使人拜駿涼
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抱罕駿宴群寮于開豫堂
命竇濤等進討辛晏

張天錫既襲位爲西平公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
將軍較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
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
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
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
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前趙劉聰僞嘉平二年正旦宴群臣于光極前殿

劉曜光初中平氏羌權渠大悅宴群臣于東堂

前燕慕容雋光壽中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賦詩

前秦苻生壽光中饗群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

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辛牢典勅又讌群臣于咸陽

故城

苻堅永興中南游霸陵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後平

慕容暉于鄴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爲永

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

詩以饗其群臣又以苻融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

霸東奏樂賦詩其後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

州別駕天水姜子平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

子平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

後秦姚萇大敗苻登于安方東置酒高會

後梁呂光攻龜茲其王帛純出奔光乃入城大饗將

士賦詩言志及僭位改爲麟嘉元年其妻石氏子紹

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群臣因立石氏

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讌其群臣于內苑新堂

後燕慕容盛長樂中引中書令聿忠等于東堂談宴

賦詩賜金帛各有差又讌群臣于新昌殿

南涼秃髮傉檀大饗文武于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
差

南燕慕容德建平初讌其群臣明年入齊城讌庶老
于申池北登社首山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宴饗
乘高遠矚

慕容超爲宋高祖所圖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
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

北涼沮渠蒙遜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
差

西涼李暠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寮賦詩而親爲之

序

交好

自西晉失馭中壤分隳鳴鏑控弦乘間竊號情無
爲長策肆強暴爲盟主繇是名器之重互專於豺
聘問之儀奔走於戈戟或根本未固暫欽於鄰好或
首尾是畏中變於野心義亦何嘗質無益也智出大
僞不其然乎

前涼張駿自稱涼州牧時前趙劉曜僭號又使人拜
駿涼州牧涼王駿遣參軍王騰聘于曜晉成帝咸和
初懼爲曜所逼使聘於後蜀李雄修隣好又使趙石

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疆遣使稱
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

後趙石勒兵鋒日盛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
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夫人妻劉氏爲上黨國
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勒還襄國劉聰以平幽州
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部署勒大都督陝東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較尉二
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
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兵益強盛劉聰遣襄使人
范寵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事人

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與
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

西秦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秦河二州牧符
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
軍大單于苑川王

乞伏乾歸國仁死乾歸立爲河南王遂遷于金城晉
孝武太元十四年符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
金城王後又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
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
牧加九錫之禮乾歸僭稱秦王姚興力未能西討恐

更爲遙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隴西
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
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時呂
光率衆十萬將戰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殺氐
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
罕剋翦群兇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
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
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
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

南涼秃髮烏孤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爲

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督廣武縣侯烏孤
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
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善留曰今本
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
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
之以待其釁烏孤乃受之

秃髮儂檀僭稱號涼王姚興遣使拜儂檀車騎將軍
廣武公又加散騎嘗侍儂檀大城樂都興遣將齊難
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儂檀攝昌松魏安二成以避之
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

郎官遣參軍闕尚聘于興獻興馬三千匹羊二萬頭
興乃署僾檀爲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嘗侍公如故鎮姑臧僾
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
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北涼沮渠蒙遜爲涼州牧姚興遣使人梁裴張構拜
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
僾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裴等
曰僾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僾檀輕
彼不仁欵誠禾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

卽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調恭
輔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
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維元勲驍將並位
纒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慙慙固讓
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
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
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
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和好

金晉中微獯醜猾夏竊據土宇盜弄干盾亦有協比

隣境倚爲聲援連姻納質勤贈問之儀救患連衡崇盟載之義所以苟延歲月共固巢窟而勢去其壞復爲寇讎其有約以大義勸削僞號雖欲挾正又何贖焉

前燕慕容暉僭卽帝位時晉大司馬桓溫伐歸次于枋頭暉衆屢欲遣使乞師于苻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暉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歸王師尋敗引歸池亦還

前秦苻登僭卽帝位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于乞伏堅歸以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特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德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

後秦姚萇初僭稱萬年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追之乃遣使通好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

姚興旣襲僞位會晉師伐蜀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

蜀李雄僭卽帝位前涼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

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
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
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
使聘相繼

李壽旣襲僞位遣其散騎常侍王畿中常侍于廣聘
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人寇約分天下
故也

西秦乞伏乾歸初稱河南王時南涼禿髮烏孤遣使
來結和親乞伏熾盤旣襲父乾歸僞位攻南羗之氐

川帥次杏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盤聞
而引還遣將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
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盤遂結和親

北燕馮跋僭卽帝位蠕蠕男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
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諫曰
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
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
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
千送其女歸于蠕蠕

西涼李嵩因稱涼公時北涼沮渠蒙遜每年侵寇不

止高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不之較也
高之初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高
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僭檀假道於北山鮮
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高遣使報聘贈以
方物
北凉沮渠蒙遜僭稱河西王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
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
好

夏赫連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遣其御史丞烏銜孤
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繼九服趙魏爲長
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
群生罔知憑類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爾道
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友自終古有國有家非
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
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
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
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一心共濟六
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旣清則竝敦魯衛
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遺其
將沮渠漢平來盟

金統失御昇祚南播江淮以北邕常雜俗金華恃力或跨有數郡豺狼肆志或雄視廣野政非以德民無定居然而竊帛伐之名專威惠之柄用能引納轉徙懷集降附卑詞以待敵境優禮以求絕俗推誠於向背之類卹隱於禽獲之輩靡愛爵賞務取綏懷設以激勸之方開以誘掖之道所謂行忠信於蠻貊假仁義爲蘧廬者已

前涼張軌爲涼州刺史時王彌陷京都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

張駿爲涼州牧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
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又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選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真王並遣使貢其方物

西涼武昭王暠遷居酒泉鄯善前部王遣貢其方物前趙劉元海僭卽漢王位入部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遂延氏尊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

劉曜旣僭位氏楊伯之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宋亨斬

趙募以上却降徙秦州大姓楊姜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氏羌悉下竝送質任

後趙石勒在襄國時曹嶷據有青州旣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業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受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琊公又旣擒段末柤乃赦而歸之命末柤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柤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俊威勢漸衰石季龍得晉邵續遣使追續於勒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楊越而續蟻封海阿

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嘗刑於分其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仝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陳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算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路虞夏凡有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况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嘗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
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
郎令自後諸尅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
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
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
歎曰此真高人矣不知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
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臣

前燕慕容廆初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
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并吞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
廆卑辭厚幣以撫之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

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
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周成郡青州人
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

慕容雋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符
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

慕容暉將呂護奔于晉尋復叛歸于熸熸待之如初
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比襲勅勒大獲而還
護攻雒陽中流矢而死

前秦苻健時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
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

符堅時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
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
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遙不許令三年一貢
九年一朝以爲永制時王猛獲張天錫將燉煌陰據
及甲士五千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
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
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旣降懼而遣
使送馬五千匹金銀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漁川侯

堅遣符維等伐代王涉翼犍其子翼圭縛父請降堅
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大學習禮堅葺之大學
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
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鄉種人有堪將
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
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
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
之威德并以繒絲賜諸國王於朝獻者十有餘國大
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
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

評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
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
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又張平以并
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卽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
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距戰爲羗所敗獲其
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
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
長安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
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
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疑委質吾復以

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
姚興時晉荊州司馬休之襄州魯宗之爲宋武帝所
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
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
朔將軍南陽太守魯軌奔于興休之等至長安興謂
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關乎休之曰臣前下都
琅琊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至上克薄苛深以
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將以休之爲荊州刺
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
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楊州刺史宗之等竝

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
司馬氏應復河雒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
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
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楊武安鄉侯康官驅略白鹿原
氏胡數百家奔上雒太守宋林距之商雒人黃金等
起義兵以摘官官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又
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赫連勃
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盤官爵又晉河
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興
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興不逞之徒

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
誠效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
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史賜以甲第又蜀譙
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曹謙
謙請行遂許之興旣僭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
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
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
軍平襄公時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
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
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

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
家遂成君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
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遣散騎侍郎
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
僭擅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萇鎮遠乞
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
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十鎮姑臧以
將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
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
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

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又晉輔國將軍袁虔之
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寧龍驤將軍郭泰等
試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
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
大事否虔之曰玄籍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
儉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
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心行篡奪
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它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
之陛下願速加經畧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
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

鉞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又遣大鴻臚梁斐以新平
張構爲副并禿髮儁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
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
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忽
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忽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
所圍衆潰執松忽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松忽還長
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

姚泓爲太子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思無如初未
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弼以爲
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
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

後涼呂光郭慶旣叛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
大將軍涼州牧光遺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慶叛逆
苟蕃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慶
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俾古人
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
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雞鳴已於風雨
郭慶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
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
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千百萬東

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虎步涼州吞
磨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
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北燕馮跋時蠕蠕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
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
南燕慕容垂遣其征西大將軍太原王慕容楷衛軍
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
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
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
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前督遼之部衆皆應遣人

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
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

北涼沮渠蒙遜時秃髮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
焉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
之署文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
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殷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
遜攻秃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
寵踰勛舊

僞吳楊行密唐乾寧四年梁祖平兗鄆朱瑾及沙陀
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待之優厚任爲將

瑾與承嗣皆位至方伯

册府元龜

